

古龙文集 010

楚留香新传

1 借尸还魂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古龙文集 010

楚留香新传

1
借尸还魂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楚留香新传 . 1, 借尸还魂 / 古龙著 . -- 郑州 : 河南文艺出版社 , 2012.11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80765-765-1

I . ①楚… II . ①古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4192 号

著 者 古 龙
责任编辑 刘大龙
校版编辑 王井起
特约编辑 读客金丹青 读客朱莹莹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10.5
字 数 161 千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4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借尸还魂 /1
- 第二章 施家庄的母老虎 /16
- 第三章 唐突佳人 /29
- 第四章 天下第一剑 /42
- 第五章 刺客 /54
- 第六章 死里逃生 /72
- 第七章 人约黄昏后 /81
- 第八章 成人之美 /97
- 第九章 惺惺相惜 /109
- 第十章 薛二爷的秘密 /124
- 第十一章 情有所钟 /136
- 第十二章 一夜缠绵 /152

第一章 借尸还魂

这不是鬼故事，却比世上任何鬼故事都离奇可怖。

九月二十八，立冬。

这天在掷杯山庄发生的事，楚留香若非亲眼见到，只怕永远也无法相信。

掷杯山庄在松江府城外，距离名闻天下的秀野桥还不到三里，每年冬至前后，楚留香几乎都要到这里来住几天。因为他也和季鹰先生张翰一样，秋风一起，就有了莼鲈之思；因为天下唯有松江秀野桥下所产的鲈才是四鳃的，而江湖中人谁都知道，掷杯山庄的主人左二爷除了掌法冠绝江南外，亲手烹调的鲈鱼脍更是妙绝天下。

江湖中人也都知道，普天之下能令左二爷亲自下厨房，洗手做鱼羹的，总共也不过只有两个人而已。

楚留香恰巧就是这两人其中之一。

但这次楚留香到掷杯山庄来，并没有尝到左二爷妙手亲调的鲈鱼脍，却遇到了一件平生从未遇到过的，最荒唐、最离奇也最可怖的事。

他从来也不信世上竟真会有这种事发生。

左二爷和楚留香一样，是最懂得享受生命的人，他不求封侯，但求常

乐，所以自号“轻侯”。

掷杯山庄中有江南最美的歌妓，最醇的美酒，马厩中有南七省跑得最快的千里马，大厅中也有最风雅的食客。

但左二爷最得意的事却不是这些。

左二爷平生最得意的有三件事。

第一件令他得意的事，就是他有楚留香这种朋友，他常说宁可砍下自己的左手，也不愿失去楚留香这个朋友。

第二件令他得意的事，是他有个世上最可怕的仇敌，那就是号称“天下第一剑客”的“血衣人”薛大侠。

他和薛衣人做了三十年的冤家对头，居然还能舒舒服服地活到现在，薛衣人虽然威震天下，却也将他无可奈何。

这件事左二爷每一提起，就忍不住要开怀大笑。

第三件事，也是他最最得意的一件事，那就是他有个最聪明、最漂亮也最听话的乖女儿。

左二爷没有儿子，但从来不觉得遗憾，只因他认为他这女儿比别人两百个儿子加起来都强胜十倍。

左明珠也的确从来没有令她父亲失望过。她从小到大，几乎从没有生过病，更没有惹过任何麻烦。现在她已十八岁，却仍和两岁时一样可爱，一样听话。

她的武功虽然并不十分高明，但在女人中已可算是佼佼者了，到外面去走了两趟之后，也有了个很响亮的名头，叫“玉仙娃”。

虽然大家都知道，江湖中人如此捧她的场，至少有一半是看在左二爷的面上，但左二爷自己却一点也不在意。

左二爷并不希望他女儿是个女魔王。

何况，她也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练武，她不但要陪她父亲下棋、喝酒，还要为她父亲抚琴、插花、填词、吟诗——她无论做任何事，都是为她父亲做的，因为她生命中还没有第二个男人。

总而言之，这位左姑娘正是每个父亲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乖女儿，左二爷几乎从来没有为她操过心。

——直到目前为止，左二爷还未为她操过心。

但现在，现在这件最荒唐、最离奇、最神秘、最可怖，几乎令人完全不能相信的事，正是发生在她身上。

九月，寒意已经很重了。

但无论在多冷的天气里，只要一走进掷杯山庄，就会生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，就好像疲倦的浪子回到了家一样。

因为掷杯山庄中上上下下每个人，面上都带着欢乐而好客的笑容，即使是守在门口的门丁，对客人也是那么殷勤而有礼。你还未走进大门，就会嗅到一阵阵酒香、菜香、脂粉的幽香、花木的清香，就会听到一阵阵悠扬的丝竹管弦声、豪爽的笑声和碰杯时发生的清脆声响。

这些声音像是在告诉你，所有的欢乐都在等着你，那种感觉又好像一双走得发麻的脚泡入温水里。

但这次，楚留香还远在数十丈外，就觉得情况不对了。

掷杯山庄那两扇终年常开的黑漆大门，此刻竟紧闭着，门口竟冷清清的，瞧不见车马。

楚留香敲了半天门，才有个老头子出来开门，他见到楚留香，虽然立刻就露出欢迎的笑容，却显然笑得很勉强。

昔日那种欢乐的气氛，如今竟连一丝也看不到了。

院子里居然堆满了落叶未扫，一阵阵秋风卷起了落叶，带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。

等到楚留香看到左轻侯时，更吃了一惊。

这位江湖大豪红润的面色，竟已变得苍白而憔悴，连眼睛都凹了下去，才一年不见，他好像就已老了十几岁。

在他脸上已找不出丝毫昔日那种豪爽乐天的影子，勉强装出来的笑容也掩不住他眉宇间那种忧郁愁苦之色。

大厅里也是冷清清的，座上客已散，盛酒的金樽中却积满了灰尘，甚至连梁上的燕子都已飞去了别家院里。

掷杯山庄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惊人变故，怎会变成如此模样？楚留香惊奇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左二爷紧紧握住了他的手，也是久久都说不出话。

楚留香忍不住试探着问道：“二哥你……你近来还好吗？”

左二爷道：“好，好，好……”

他一连将这“好”字说了七八遍，目中似已有热泪将夺眶而出，把楚留香的手握得更紧，嘎声道：“只不过明珠，明珠她……”

楚留香动容道：“明珠她怎么样了？”

左轻侯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黯然道：“她病了，病得很重。”

其实用不着他说，楚留香也知道左明珠必定病得很重，否则这乐天的老人又怎会如此愁苦。

楚留香勉强笑道：“年轻人病一场算得了什么？病好了反而吃得更多些。”

左轻侯摇着头，长叹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这孩子生的病，是……是一种怪病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怪病？”

左轻侯道：“她躺在床上，滴水未进，粒米未沾，不吃不喝已经快一个月了，就算你我也经不起这么折磨的，何况她……”

楚留香道：“病因查出来了吗？”

左轻侯道：“我已将江南的名医都找来了，却还是查不出这是什么病，有的人把了脉，甚至连方子都不肯开，若非靠张简斋每天一帖续命丸子保住了她这条小命，这孩子如今只怕早已……早已……”

他语声哽咽，老泪已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楚留香道：“二哥说的张简斋，可是那位号称‘一指判生死’的神医名侠简斋先生？”

左轻侯道：“嗯。”

楚留香展颜道：“若是这位老先生来了，二哥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只要他老先生肯出手，天下还有什么治不好的病？”

左轻侯道：“你不知道……你不知道，他本来也不肯开方子的，只不过……”

突见一位面容清癯、目光炯炯的华服老人匆匆走了进来，向楚留香点点头，就匆匆走到左轻侯面前，将一粒丸药塞入他嘴里，道：“吞下去。”

左轻侯不由自主吞下了丸药，讶然道：“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老人却已转回头，道：“随我来。”

楚留香认得这老人正是名满天下的简斋先生，见到他这种神情，楚留香已隐隐觉出事情不妙了。

三个人匆匆走入后园，只见菊花丛中的精轩外，肃然凝立着十几个老妈子、小丫头，一个个都垂着头，眼睛发红。

左轻侯悚容道：“珠儿她……她莫非已……”

简斋先生长长叹了口气，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左轻侯狂呼一声，冲了进去。

等楚留香跟着进去的时候，左轻侯已晕倒在病榻前，榻上静静地躺着个美丽的少女，面容苍白，双目紧闭。

简斋先生拉起被单，盖住了她的脸，却向楚留香道：“老朽就是怕左二爷急痛攻心，也发生意外，所以先让他服下一粒护心丹，才敢将这噩耗告诉他，想不到他还是……还是……”

这本已将生死看得极淡的老人，此刻面上也不禁露出凄凉的伤痛之色，长长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他连日劳苦，老朽只怕他内外交攻，又生不测。幸好香帅来了，正好以内力先护住他的心脉，否则老朽当真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”

楚留香不等他说完，已用掌心抵住左轻侯的心口，将一股内力源源不绝地输送了过去。

暮色渐深，夜已将临，但广大的掷杯山庄，尚没有燃灯，秋风虽急，却也吹不散那种浓重的凄苦阴森之意。

前后六七重院落，都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人，也没有人走动，每个人都像生怕有来自地狱的鬼魂，正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等着拘人魂魄。

树叶几乎已全部凋落，只剩下寂寞的枯枝在风中萧索起舞，就连忙碌的秋虫都已感觉出这种令人窒息的悲哀，而不再低语。

左明珠的尸身仍留在那凄凉的小轩中，左二爷不许任何人动她，他自己跪在灵床旁，像是已变成一具石像。

楚留香心情也是说不出的沉重，因为他深知这老人对他爱女的情感。那些来自各地的名医也都默默无言地坐在那里，也不知该走，还是不该

走，心里既觉得惭愧，也免不了有些难受。

只有张简斋在室中不停地往来踱着，但脚步也轻得宛如幽灵，似乎也生怕踏碎了这无边的静寂。

左二爷一直将头深深埋藏在掌心里，此刻忽然抬起头来，满布血丝的眼睛茫然瞪着远方，嘶声道：“灯呢？为什么没有人点灯，难道你们连看都不许我看她吗？”

楚留香无言地站了起来，在桌上找到了火刀和火石。刚燃起了那盏带着水晶罩子的青铜灯，忽然一阵狂风自窗外卷了进来，卷起了盖住尸身的白被单，卷起了床幔，帐上的铜钩摇起了一阵阵单调的“叮当”声，宛如鬼卒的摄魂铃，狂风中仿佛也不知多少魔鬼正在狞笑着飞舞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楚留香手里的灯火也被吹灭了。

他只觉风中竟似带着种妖异的寒意，竟忍不住激灵打了个寒噤，手里的水晶灯罩也跌落在地上，跌得粉碎。

四下立刻又被黑暗吞没。

风仍在呼啸，那些江南名医已忍不住缩起了脖子，有的人身子已不禁开始发抖，有的人掌心已沁出了冷汗。

就在这时，床上的尸体忽然睁开眼睛，坐了起来！

这刹那之间，每个人的心房都骤然停止了跳动。

然后就有人不由自主，放声惊呼出来。

就连楚留香都情不自禁地退后了半步。

只见那“尸体”的眼睛先是呆呆地凝注着前方，再渐渐开始转动，但双目中却仍带着种诡秘的死气。

左轻侯显然也骇呆了，嘴唇在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那“尸体”眼珠子呆滞地转了两遍，忽然放声尖呼起来。

呼声说不出的凄厉可怖，有的人已想夺门而逃，但两条腿却抖个不停，哪里还有力气举步。

那“尸体”呼声渐渐嘶哑，才喘息着哑声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我怎会到这里来了？”

左二爷睁大了眼睛，颤声道：“老天爷慈悲，老天爷可怜我，明珠没有

死，明珠又活回来了……”

他目中已露出狂喜之色，忽然跳起来，搂抱着他的爱女，道：“明珠，你莫要害怕，这是你的家，你重回阳世了！”

谁知他的女儿却拼命推开了他，两只手痉挛着紧抓住盖在她身上的白被单，全身都紧张得发抖，一双眼睛吃惊地瞪着左轻侯，目中的瞳孔也因恐惧而张大了起来，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。

左二爷喘息着，吃吃道：“明珠，你……你……难道已不认得爹爹了吗？”

那“尸体”身子缩成一团，忽又哑声狂呼道：“我不是明珠，不是你女儿，我不认得你！”

左二爷怔住了，楚留香怔住了。

每个人都怔住了。

左二爷求助地望着楚留香，道：“这……这孩子只怕受了惊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那“尸体”又大喊起来，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绑到这里来？快放我回去，快放我回去……”

左二爷又惊又急，连连顿足，道：“这孩子疯了吗？这孩子疯了吗……”

实在他自己才真的已经快急疯了。

那“尸体”挣扎着想跳下床，哑声道：“你才是疯子，你们才是疯子，我要回去，让我走！”

楚留香心里虽也是惊奇交集，但也知道在这种时候，他若不镇定下来，就没有人能镇定下来了。

他拍了拍左二爷的肩头，轻轻道：“你们暂时莫要说话，我先去让她安静下来再说。”

他缓缓走过去，柔声道：“姑娘，你大病初愈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该乱吵乱动，你的病若复发了，大家都会伤心的。”

那“尸体”正惊惶地跳下床，但楚留香温柔的目光中，却似有种令人不可抗拒的镇定力量，令任何人都不能不信任他。

她两只手紧紧地挡在自己胸前，面上虽仍充满了恐惧惊惶之色，但呼吸已不觉渐渐平静了下来。

楚留香温柔地一笑：“对了，这样才是乖孩子。现在我问你，你可认得我吗？”

那“尸体”睁大了眼睛瞪了很久，才用力摇了摇头。

楚留香道：“这屋子里的人你都不认得？”

那“尸体”又摇了摇头，根本没有瞧任何人一眼。

楚留香道：“那么，你可知道你自已是谁吗？”

那“尸体”大声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是‘施家庄’的施大姑娘。”

楚留香皱了皱眉，道：“那么，你难道是金弓夫人的女儿？”

那“尸体”眼睛亮了，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你们既然知道我母亲的名头，就应该趁早送我回去，免得自惹麻烦上身。”

左二爷早已气得脸都黄了，跺着脚道：“这丫头，你们看这丫头，居然认贼为母起来！”

那“尸体”瞪眼道：“谁是贼？你们才是贼，竟敢绑我的票。”

左二爷气得全身发抖，退后两步，倒在椅子上直喘气，过了半晌，目中不禁又流下泪来，颤声道：“这孩子不知又得什么病，各位若能治得好她，我……不惜将全部家产分给他一半。”

楚留香显然也觉得很惊讶，望着张简斋道：“张老先生，依你看……”

张简斋沉吟了半晌，才缓缓道：“看她的病情，仿佛是‘离魂症’，但只有受过大惊骇、大刺激的人才会得此症，老夫行医近五十年，也从未见到过……”

那“尸体”的脸竟也气红了，大声道：“谁得了‘离魂症’，我看你才得了‘离魂症’，满嘴胡说八道。”

张简斋凝注着她望了很久，忽然将屋角的一面铜镜搬了过来，搬到这少女的面前，沉声道：“你再看看，你知不知道自已是谁？”

这少女怒道：“我当然知道自已是谁，用不着看！”

她嘴里虽说“用不着”，还是忍不住瞧了镜子一眼。

只瞪了一眼，她脸上就忽又变得说不出的惊骇、恐惧，失声惊叫道：“这是谁？我不认得她！我不认得她……”

张简斋沉声道：“照在镜子里的，自然是你自己，你连自己都不认得了吗？”

少女忽然转身扑到床上，用被蒙住了头，哑声道：“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怎会变成这模样，我怎会变成这模样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力捶着床，竟放声大哭了起来。

屋子里每个人俱是目瞪口呆，则声不得，大家心里虽已隐隐约约猜出这是怎么回事了，但又谁都不敢相信。

张简斋将楚留香和左轻侯拉到一旁，沉着脸道：“她没有病。”

左二爷道：“没有病又怎会……怎会变成这样子！”

张简斋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她虽然没有病，但我却希望她有病反而好些。”

左二爷道：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

张简斋道：“只因她没有病比有病还要……还要可怕得多。”

左轻侯额上已冒出了冷汗，哑声道：“可怕？”

张简斋道：“她缠绵病榻已有一个月了，而且水米未沾，就算病愈，体力也绝不会恢复得这么快。何况，她方才明明是心脉俱断，返魂无术了，老夫可以五十年的信誉作保，绝不会诊断有误。”

楚留香勉强笑道：“张老先生的医道，天下谁人不知，哪个不信。”

张简斋脸色更沉重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老夫就要请教香帅，一个人明明已死了，又怎会忽然活回来呢？香帅见多识广，可曾见过这种怪事？”

楚留香怔了半晌，苦笑道：“在下非但未曾见过，连听也未听说过。”

张简斋道：“但她却明明已活回来了，以香帅之见，这种事该如何解释？”

楚留香又怔了半晌，道：“张老先生你觉得这件事该如何解释呢？”

张简斋沉默了很久，目中似乎露出了惊怖之色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以老夫看来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……借尸还魂！”

借尸还魂！

左轻侯跳了起来，吼道：“张简斋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得的高见，谁知你竟会说出如此荒谬不经的话来，请请请，像你这样的名医，左某已不敢领教了。”

张简斋沉下了脸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老夫就此告辞。”

他一怒之下，就要拂袖而去，但楚留香拉住了他，一面向他挽留，一面向左轻侯劝道：“事变非常，大家都该分外镇定，切切不可意气用事。”

左轻侯瞪着眼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难道也相信这种鬼话？”

楚留香默然半晌，沉声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两位都请先静下来，等我再去问问她，问个清楚再说。”

他走到床边，等那少女的哭声渐渐小了，才柔声道：“姑娘的心情，我不但很了解，而且很同情，无论谁遇着这件事，都一定会很难受的，我只希望姑娘相信我，我们绝没有伤害姑娘的意思，更不是我们将姑娘绑到这里来的。”

他声音中似乎有种令人镇定的力量，那少女的哭声果然停止了，但还是将头蒙在被里，嗔声道：“不是你们将我绑来的，我怎会到这里来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姑娘何妨静下心来想想，究竟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……我的心乱得很，好像什么事都记不清了……”

她不由自主地抬起头，美丽的眼睛里仿佛笼着一层迷雾，楚留香并没有催促她。过了很久，她才缓缓接着道：“我记得我病了很久，而且病得很重。”

左轻侯目中立刻现出喜色，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总算想起来了，你的确病了很久，这一个多月来，你始终躺在这张床上，从没有起来过。”

那少女断然摇了摇头，大声道：“我虽然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但绝不是躺在这张床上。”

左轻侯道：“不在这里在哪里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自然是在我自己的家里，我自己的屋子里。”

楚留香见到左轻侯脸色又变了，抢着道：“姑娘可还记得那是间怎样的屋子？”

少女道：“那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”

她目光四下瞟了一眼，接着道：“那间房子和这里差不多，我睡的床就摆在那边，床旁边有个紫檀木的妆台，妆台旁是个花架，上面却摆着一炉香。”

楚留香目光闪动，道：“妆台上摆着些什么呢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，只不过是我用的脂粉和香油，都是托人从北京城里的‘宝香斋’买来的。”

她的脸似乎忽然红了又红，立刻就接着道：“但我的屋子里却绝没有花，因为我一闻到花粉的味道皮肤就会发痒，而且我屋里的窗户上都挂着很厚的紫绒窗帘，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阳光。”

这屋子的窗户上虽也挂着窗帘，却是湘妃竹编成的，屋角里摆着一盆菊花，开得正盛。

那少女见到这盆菊花，目中立刻露出憎恶之色。

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，因为他也知道左明珠是很喜欢花的，而且最爱的就是菊花，所以才将菊花连盆搬到屋里来。

但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将菊花搬了出去。

那少女感激地瞧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可是在屋里闷了一个多月之后，我却忽然盼望见到阳光了，所以今天早上，我就叫人将屋里的窗户全都打开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今天早上？姑娘是叫什么人将窗户打开的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是梁妈，也就是我的奶娘，照顾我许多年了。因为家母一向很忙，平时很少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道：“金弓夫人的大名，在下早已久仰得很了。”

左二爷“哼”了一声，终于还是忍耐着没有说话。

那少女目光凝注着窗外，缓缓道：“今天早上的事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但现在……现在天怎会忽然黑了？我难道又睡了很久吗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今天早上的事，姑娘还记得些什么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看到外面的阳光很美，心里觉得很高兴，忽然想到园子里去散散心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姑娘能走动？”

那少女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其实我已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但梁妈不忍拂我的心意，还是扶我起来，替我换了套衣服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就是姑娘现在穿的这套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绝不是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，是梁妈亲手做的，料子也是托人从北京‘瑞蚨祥’带回来的织锦缎，红底上绣着紫色的凤

凰。”

也不知为了什么，说着说着，她的脸又红了起来。

楚留香道：“后来姑娘可曾出去逛了吗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没有，因为家母恰巧来了，还带来一位很有名的大夫。”

张简斋抢着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少女恨恨道：“家母常说就因为江南的名医全都被掷杯山庄抢着请走了，我的病才不会好，所以她老人家这次特地从北方将王雨轩先生请了来，也就是那位和南方的张简斋齐名的王老先生，江湖中人称‘北王南张’的。”

张简斋板着脸道：“是南张北王，不是北王南张。”

那少女望了他一眼，失声道：“你难道就是张简斋？这里难道就是掷杯山庄？”

张简斋也不理她，沉声道：“那王雨轩看过你的病后，说了什么？”

那少女眼珠子转来转去，显得又惊讶，又害怕，过了很久，才缓缓道：“王老先生什么也没有说，把过我的脉后，立刻就走了出去，家母就替我将被盖好，叫我好好休息，切莫胡思乱想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后来……后来……”

她目光又混乱了起来，咬着嘴唇道：“后来我像是做了个梦，梦到我的病忽然好了，就穿着那身衣服从窗子里飞了出去，院子的人像是特别多，但却没有人看得到我，也没有人听得到我说话。我心里正在奇怪，忽然听到梁妈放声大哭起来，别的人也立刻全都赶到我住的那间屋子里去。”

楚留香咳嗽了两声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自己呢？是否也回去了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本来也想回屋子去看看的，但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，我竟身不由己，被风吹过墙，后来……后来……”

楚留香追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那少女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真奇怪，后来的事，我连一点也不记得了。”

灯火虽已燃起，但屋子里的阴森之意却丝毫未减。

那少女全身发着抖，流着冷汗，颤声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会到这里来的，我已将我能记起来的事全都说了出来，你们……你们究竟要对我怎样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方才已说过，我们对姑娘你绝无恶意……”

那少女大声道：“既然没有恶意，为什么还不放我回去？”

楚留香瞧了左轻侯一眼，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姑娘的病现在还没有大好，还是先在这里休养些时候，等到……”

那少女忽然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我不要在这里休养，我要回家去。谁敢再拦我，我就跟他拼命！”

呼声中，她人已飞掠而起，想冲出窗子。

左轻侯吼道：“拦住她，快拦住她！”

那少女但觉眼前一花，也不知怎的，方才还站在床边的楚留香忽然就出现面前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她咬了咬牙，突然出手向楚留香肩胛抓了过去。

只见她十指纤纤，弯屈如爪，身子还在空中，两只手已抓向楚留香左右“肩井”穴，出手竟是十分狠毒老辣。

但楚留香身子一滑，就自她肘下穿过。

那少女招式明明已用老，手掌突又一翻，左掌反抓楚留香肩后“乘风”“曲恒”两处大穴，左掌扬起，抓向楚留香肘间“少海”“曲泽”两处大穴，非但变招奇快，而且一出手抓的就是对方关节处的要害大穴，认穴之准，更是全无毫厘之差。

但楚留香武功之高，又岂是这种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所能想象，她明明觉得自己的手指已触及了楚留香的穴道，只要力透指尖，便可将楚留香穴道捏住，令他全身酸麻，失去抵抗之力。

谁知就在这刹那间，楚留香的身子忽然又游鱼般滑了出去，滑到她背后，温柔地低语道：“姑娘还是先睡一觉吧，一觉醒来，事情也许就会变好了。”

那少女只觉楚留香的手似乎在她身上轻轻拂了拂，轻柔得就像是春日的微风，令人几乎感觉不出。

接着，她就觉得有一阵令人无法抗拒的睡意突然袭来，她身子还未站